

通化县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化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1985 •

目 录

杨靖宇在通化县的活动·····	王传圣 (1)
张家街战斗·····	李及凡 (22)
安居村夺粮·····	靳 光 (25)
马家坎子截车·····	刘振亚 (28)
元宝顶子袭击口伪军·····	李树岐 (30)
唐聚五将军与辽宁民众自卫军·····	郎芝义 (32)
王凤阁卫队营伏击日本采矿调查班·····	张志玉 (61)
我在王凤阁部队的生活片断·····	陈广太 (64)
我在王凤阁部队做过军衣·····	姚希洲 (70)
王凤阁将军就义那一天·····	赵文生 (74)
回忆我的父亲许树藩·····	许景波 (77)
抗日英雄高志航烈士·····	李墨林、左成良 (87)
白家堡惨案见闻·····	胡乃千 (92)
日伪时期通化县警察训练所第三期概况·····	李长奉 (100)
伪满时期通化县盲人会·····	王树新 (102)
日伪统治时期歌谣·····	刘仲元 (104)

通化县立图书馆的建立……………徐云翔（ 110 ）

民国时期通化县警察教练所第十五期情况

……………李长奉（ 112 ）

随军担架连赴朝亲历记……………孙振满（ 118 ）

我在民夫队当随队医生的一年里……………姜增琪（ 123 ）

我的从艺经历……………赵连华（ 126 ）

编后……………（ 131 ）

征集文史资料启示……………（ 132 ）

杨靖宇在通化县的活动

王 传 圣

我是杨靖宇将军的警卫员，后担任少年铁血队指导员。原籍是辽宁省桓仁县木盂街人。一九三四年春见红军穿着一身青，戴着红袖标进了木盂街，队伍整齐，步伐雄壮，都是农民出身的战士，使我非常羡慕。当时我家在木盂街上，深受兵匪蹂躏。父亲和山头叫“东三省”的是磕头弟兄，让我入绉子给“东三省”当崽子。父亲本不愿意，但说不出口。而我自己却不自愿，听说红军是工农的子弟兵，再加上本街的汪柱子参加了红军，就去找本街小学校长李香山，他那时在中国工农红军一师当副官长，经他介绍参加了红军。给我发了一枝扎枪。别人是真枪，自己是红婴枪，真丢人。过了几天，军后勤部长韩震（外号韩瞎子）来了，要小孩（那年我才十六岁）。李香山说：“正好我收个小孩，给你吧。”打这以后，我就跟了韩部长。不久，韩部长病了，又让我跟了李香山。一九三五年春，军部调人，把李香山副官长的警卫员小张（张泉山）和我调到军部。到了桓仁海青霍洛，拨给我一匹杨靖宇军长的备用马，这是打临江县红土崖缴日本骑兵连一百匹战马中的一匹。这些马是一色的大洋马。我那时举步够不上马镫，杨靖宇司令一看笑了，帮我给大洋马绑了两节马镫，我才能够着马镫骑马了。

到了军部，分配我给军参谋长高国忠当传令兵。从此，我

随军部在通化县及邻县活动，现追述如下：

1、离开军部

又回军部

一九三五年暮春，杨靖宇军长巡视桓仁、新宾一线之后，又回哈泥河里——通化县大小荒沟一带去。留军政部主任宋铁岩（大家都称他为老铁）和军参谋长高国忠，带着部份队伍到英额布的岗山岭一带活动。宋主任和高参谋长总核计不到一块去，一开会就干仗。老铁（即宋铁岩，这时对外叫铁坚）要进河里（哈泥河以里——即金川县、临江县、柳河县、通化县三角地带），高参谋长不干，坚持要在岗山岭（龙岗山脉主脉）活动。不久，军部下令回河里。为什么回河里呢？当时我不知实情，后来回到河里才知道，一师韩浩师长在李红光师长牺牲之后，不到几个月也牺牲了，所以才决定回河里去向军长杨靖宇汇报工作。那当时，一师政委程斌和政治部主任胡国臣带领少年营，路过高丽沟时，王凤阁的队伍就开枪打，少年营的战士们火了，一个冲锋围上去，打死不少，又抓了些人。程斌出面一问，说是王凤阁的队伍，就说“误会”，给放了。少年营到了河里，战士纷纷找杨靖宇告状。杨靖宇将军说：“抗日要讲统一战线，王凤阁也抗日，发生点误会，不要计较谁吃亏，放就放了吧。”

一九三五年初夏，河里一带是红军的后方，为密林医院种植的大烟已经结桃，就要开镰了，老铁被军长派到了教导团，专做政治工作。高参谋长带部队去金川的小荒沟，打进了圈子，晚上跟伪军赵队长的老婆睡觉，违犯了军纪，在铺板石庙里开了军事会议，批判了高参谋长在军事上的动摇及犯两性关

系的错误，开除了军籍，他脱离了队伍之后，上山当了胡子。

在处理参谋长之后，我留在军部。一天，见一个白胖胖秃头顶的人走了过来。他一到军部，大家都愣了：原来来人是二师师长曹国安，身上既没带武器，身边也没带传令兵，情绪上也略带气愤。见到杨靖宇之后，我们才知道曹师长来军部的原因。二师参谋长叫了守龙，为了夺取师指挥权，擅自下了曹师长的枪。曹师长一气之下，赶到了军部向杨靖宇汇报。经过军委开会研究决定，曹国安仍回二师任师长，调了守龙到军部反省，并给予处分。曹国安师长当时没有传令兵，向军长提出要高参谋长留下的两个传令兵：一个是小张，一个是我。军长答应了，我和小张就跟了曹师长。

跟了曹师长之后，在哈泥河里的大森林地带穿来穿去，一天到晚见不到阳光，几十里、百十里地不见人家，越走越远，虎啸狼嚎的原始森林，没有个尽头。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屯堡，住下来没等歇歇脚又走，越走越觉得没有家乡那么熟悉。到了这时候，别提多想家啦。吃饭的时候，想到爹妈这时在家干什么？哥哥、姐姐还有妹妹，他们干什么？想着想着，筷子从手里叭哒一下掉在了地上。再不，手里握着筷子，眼望饭碗想心事儿。曹师长一见我这样，总是安慰我，讲些故事，引开我的心事。这年秋天，教导团的一部份同志，由通化县大荒沟王六沟到桓仁县仙人洞的冰沟子取军衣。前边说的那个汪柱子，他借机请假探家。曹国安师长也带着我们二师的人到了桓仁海青霍洛活动，见汪柱子请假回家是个伴，我也向曹师长请假结伴回家探亲。曹师长答应了，让我换了便衣，并让带着枪，说遇到敌人有个防身的家什。队伍直奔仙人洞冰沟子，我和汪柱子天亮就到了家。那时，家里不知是谁给送过信，还是怎么听到

的消息，说“小胜子在歪脖望砬子上和鬼子摔在了一起；从砬子上栽了下来。”所以，我一早到家，把正在菜地摘豆角的嫂子吓了一跳，我说：“没的事儿！没打完鬼子能死吗！”嫂子说：“快回家去吧，爹的眼睛都哭红了，爷爷也想你够呛。”我一溜小跑回到家，全家人都乐了。爷爷看我长高了，摸摸我的头顶，又摸摸我的枪。一家人热热火火，我在家呆了三天。回到队伍上，一师政治部主任胡国臣送我到二师师部。曹师长说：“你不愿意跟着进山里，就留下吧，在一师少年营当排长。”我当时觉得曹师长对我挺体贴的，就留下来了。胡国臣对我说：“你先跟我吧。”我就跟他到了仙人洞。这时，少年营一色使的马勺子枪，觉得岁数都般搭般的，很高兴。正在这时候遇到了军后勤部长韩震，他病好了。一见到我，非要我不可。那时韩部长有一个看守队，由一个排十多人看守着抓来的敌人或犯人。排长是甄宝昌（是临江县板石沟附近岔沟的人），韩部长对老甄说：“你们队缺个文书，把小王给你们吧。”韩部长硬把我给了看守队。这个看守队的任务就是看守重要犯人，重要俘虏，重要物资。敌人来了，不能主动打敌人，赶紧向老秃顶子转移，围了老秃顶子，就赶紧向仙人洞转移。

到一九三五年冬天我们见到了军部的人。一见我，大家都笑我围着犯人转，意思是嫌我没出息，离不开家。见同志这样看待我，我心里直翻劲儿，总想回军部去。几天来，想入了迷，干啥都打不起精神来。一天，杨靖宇军长见到我，我不好意思地想躲开，但又想跟靖宇将军说上几句话，可就只好开口哇！我知道队伍上不是开店，想留就留，想走就走。正这时，杨军长堵在前面问：“小王，干什么呢？”“报告大队长，我现在当文书呢。”为什么叫大队长呢？当时为了保密，

对首长的职称不能直接叫，军部规定跟靖宇将军叫大队长。吃饭的时候，杨靖宇军长对胡国臣说：“把小王诓回来吧。”胡国臣说：“行！”我当时觉得杨军长怎么到我心里看了吗？咋就知道我想回军部呢！我的嗓子发紧，鼻子发酸，泪珠儿眶着眼框打开了转转。

我回到军部，分配给参谋长高大山当传令兵。

2、在岗山岭上打游击

一师师长韩浩牺牲之后，程斌继任师长，带着四团、五团的两个连和少年营会合于胜武、老北风去打本溪碱厂子。原想把于胜武、老北风改编，他们不干，只好联合他们活动。一九三五年初冬，攻进了碱厂子，我们是为了补充枪枝弹药，可老北风他们，进了碱厂子街抢开了商店，被商会的会兵打了，只得退出碱厂子。

部队回到了桓仁仙人洞，得到情报：敌人来烧房子，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军部命令部队撤到木盂街，决定在岗山岭一带打游击，牵制从沈阳经新宾向通化增兵的敌人。岗山岭是长白山龙岗山脉经通化向新宾延伸的主脉，地势险要，并有原始森林复盖，是打游击的好地方。为了开展游击战，部队在桓仁县铧尖子后沟的海青霍洛打了两天饼，每人准备了二十张，打到背包里，这才到岗山岭去截敌人汽车。当时，从拐磨子到新宾每天有车辆运给养，有服装、粮食，也有军火。我们便去途中埋伏。刚埋伏不久，来了两辆汽车，拉着三十多个伪警察，我们朝汽车打了几枪镇住了，大家喊着口号，警察见我们红军人多，就乖乖缴了械。大家觉得这仗打的不解渴，探知从岗山过岭有个响水河子，是从新宾到通化必经之路，有敌人的几十辆大轱辘车往来运载“年嚼咕”（过年

用的货和吃喝)，押车的敌人是两个连。我们便在响水河子附近要道上截住了大轱辘车，截了不少米面酒肉，还有白糖、冻梨等。简直堆积如山，部队用不了，就分给老百姓。为了不叫敌人摸着我们部队的影儿，截完车，带上给养就走。这天，截完车刚要走，敌人带着大炮、机枪就追了上来。形势十分紧急，杨靖宇将军不慌不忙地说：“别理它，我们轻装，插到岗山岭东边去。”于是，我们连夜行军，上千人的队伍在大道上，迈着唰唰响的步子，一个劲儿地走。路过几处老房框，十几个战士离队到房框里去解手，发现了敌人在房框里有埋伏，报告了军部。杨靖宇将军说：“不要理他。他们不敢动我们。现在只要枪不响，我们就能安全转移到岗山岭东边。”果然，埋伏的敌人，把我们的大部队让了过去。

过了岗山岭，到了一个部落，立即布下哨卡，命令吃饭。大家行军太累了，一坐下拿出白面饼，咬一口就睡着了。正睡得挺香的，轰轰地响了几声炮，把大家惊醒了。听到炮响，断定来者不是伪军、伪警察，一定是鬼子的守备队。军部派了一个冲锋队，从敌人背后摸了上去，一个冲锋把敌人打跑了。杨靖宇将军说：“没包渣，敌人还会追上来，我们赶紧转移。”一路上和敌人打了好几仗，每当部队停下来露营吃饭时，敌人就又追上来，我们又走。这时真是渴又渴，饥又饥，含辛茹苦转到了车岭背，打算从那里再转到三棚甸子，或去二密河，或去红石砬子。到了车岭背小屯堡，找不到老百姓，在一家仓房里弄了四只野鸡和半面袋子粘火勺，房主人不在，怎么办？留下五角钱，用杏条夹着，插在囤子里。我们刚准备做饭，敌人又追了上来，我们立即下山，顺猎人下套子的脚印走，走在后边的同志，用面袋子装雪把脚印埋上。敌人因天黑

找不到脚印，顺大道滚了。我们撤到了沟里的空房子，杨靖宇这才下令吃饭。高参谋让我弄点吃的，我拿出野鸡，高参谋说：“犯了群众纪律了吧？”我摇摇头：“没有。我给留下了钱。”高参谋问：“大队长吃饭了吗？”杨靖宇将军说：“没有，上哪去弄？不能犯纪律。”我说：“我弄的东西，主人不在家，我留下了五角钱，能买这么两些。”正说话间，韩参谋（韩仁和）、黄政委（黄海锋）都来了，我把四只野鸡和半袋粘火勺拿出来，让大家饱餐了一顿。然后，我们向东走，到了二密河。第二天，杨靖宇将军带着军部先回到哈泥河里小荒沟。高参谋领着我们到教导三连去，那个地方是二密河下边的一个屯堡，可能叫横道河子。房子是用木头卡的，两面用泥打的，上面是木瓦苫的，人家住的集中，十来户，有个村长带着地下关系来找我们，一看我们穿满洲兵的衣服，吓得抓山扒着雪跑了，到小荒沟向军部报告。我们到了哈泥河里，安处长、马处长正跟杨靖宇军长汇报，正在这时，村长跑上来报告：敌人五十多个已经上来了。高参谋一听连忙布置战斗，他倚在一棵大松树后边，向敌人打枪，被敌人打中松树，子弹从树身穿过来，把高参谋打死了。我和小张把高参谋用大衣撑个担架抬了下去，我们一边哭一边扒雪埋了。杨靖宇带我们去找韩仁和。

3、处死刘大绝户

高参谋牺牲后，我就给杨靖宇将军当了警卫员。不久，到城墙砬子去，听通化中心县委的王得裕汇报。杨靖宇军长决定去东热水河子掏伪军邵本良的团部。不几天，杨靖宇带着警卫一团徐团长和安政委（朝鲜族）来到了与东热水河子隔江相对的水洞沟。王德裕也从城里赶到这里，说与邵本良的马夫刘

大屁股拉上了关系，暗号是双方各击掌三下。

三月三日（一九三六年）夜，杨靖宇将军布置全体官兵在浑江北岸，走在前边的手枪队，把鞋底包麻袋片、破毡片、旧棉套、兽毛皮，防止在横过冰封的江面时滑倒或发出响动，然后顺利地把队伍带到江南岸。子夜时分，在东热水河子围墙外边停了下来，由王德裕击掌三下，围子里有人也击掌三下，接上了暗号后，围子大门开了，部队鱼贯而入。

杨靖宇亲自指挥警卫连悄悄包围了中心炮楼。这时，突然发现敌人的一个哨兵要回屋暖和，大队长（杨靖宇）命令我：

“小王，你们跟上他！”我悄手蹑脚地跟在敌哨兵身后，见这家伙近了炮楼门，他回手带门时，我一跃而上，紧紧拉住门把手向外拉，接着又上来几个人帮助拉，敌哨兵拽不过，伸出头来说：“谁？别闹。”我用枪指着他的脑袋，压低了声音说：

“谁跟你闹！我们是红军，快开门，不许声张！”低低的声音，立刻把哨兵吓麻了爪，一松手，我和四、五个同志冲了进去，一枪没响，把炮楼里的一个机枪班缴了械。杨靖宇将军见控制了位于街中心的炮楼，立即指挥警卫连去支援一团来掏伪团部的窝。

伪团部是在一家大买卖家的大院里，摸进去之后，从捉到的哨兵嘴里得知，邵本良和樱井教官在傍晚接到通知已去通化开会，团部只剩下骑兵五团团副杨凤五。我们围了他的住房叫门，半天没人吭声，就把门踹开，发现后窗忽闪着。我们顺踪搜查，在后院柴垛豁口里发现一个人，头朝里屁股露在外边。押回屋里，站在吊灯下。杨靖宇军长一看，问：“你是杨团副吗？”他哆哆嗦嗦地说：“是！是！”杨靖宇又问：“你穿谁的裤子？”杨团副低头一看，自己差点乐了。当时在场的同志都笑喷了。原来杨凤五那胖墩墩的身子套上了一条又瘦又短的绿

花棉裤。杨凤五嗫嚅地说：“摸黑儿，把老婆的棉裤穿上了。”接着，杨靖宇军长简要地审讯了他，并从他的保险柜里，搜出一份秘密作战计划，随即交给警卫员保管起来，便起身到一团阵地去视察战果。

这时一团的徐团长他们，已把睡梦中的伪团部一个排的伪军缴了械，正追问几支德国造匣枪的下落。躺在炕上的俘虏们谁也不吱声。杨靖宇将军看出了门道，一步跨了进去，从被窝里扯起一个伪军，扯到外屋单独问话：“匣枪放在什么地方？”俘虏瞅瞅四外没有同伙，才敢说：“刘副官叫藏在枕头底下。”杨靖宇将军一听俘虏说到刘副官，赶忙盯住了问：

“刘副官？可是刘大绝户吗？”俘虏点点头。于是，杨靖宇将军二番又进了兵房子令俘虏们都从被窝里站起来。他走去一个个辨认，发现唯有一个穿着士兵衣服的胖家伙，衣瘦不合体，便命令道：“把他绑起来！”我和另外两名警卫员，应声扑上去，象鹰抓小鸡似地，把他的两膀朝后一背，捆个结实。一审问，果然是刘大绝户。接着，从几个枕头底下起出三支德国造二十响镜而匣枪。杨靖宇将军看了看怀表说：“拉出去，开审判会。”当即拉着邵本良的副官刘大绝户、五团副杨凤五、殖产公司的日本经理福岛力三等人 ① 出圈子，临走时发放了传单，放了几枪，又撤回江北水洞沟。

我们为什么要抓刘大绝户呢？

刘大绝户是邵本良的情报副官，外号又叫二邵本良。是个铁杆汉奸，东边道讨伐司令官少将旅长邵本良军中的台柱子。这个家伙挺刁的，他给邵本良出了不少主意，用挤香油的办法，把海柳游击大队挤出了富庶的孤山子镇；帮助邵本良在孤山子镇娶了个小老婆，重建了邵本良的大营；从奉天驻屯关东军司令官那里领来了两门小钢炮，两挺重机枪，六挺轻机枪，

装备了邵本良的主力老七团。一次，我们订下计划要攻取柳河，正调动部队时，情报却被刘大绝户搞去了，我们只好改变战略，在三源浦到柳河间的黑山嘴子打截击，敲掉了两个连，却叫刘大绝户漏了网。过不久，大约在一九三五年秋，高粱要开镰时，杨靖宇将军会合抗日军田麟部队又一次攻破了邵本良六团驻守的临江八道江镇。邵本良带援兵赶到，小镇已被红军破开两日了，粮饷、弹药被红军搬走，邵本良赶忙命令副官刘大绝户回柳河县孤山子镇去挪营底子。这一次行动，被我们侦知，杨靖宇将军一面布置王仁斋（教导团政委、原海柳游击大队政委）派出十多名战士，化装成拉脚车夫，去孤山子镇赶集，特地让刘大绝户抓去出官差；一面布置二师长曹国安带部队埋伏在去八道江必经之路——寒葱岭至驮道沟一线，等候刘大绝户送给养。那次埋伏战截下了四十大车给养，俘虏了邵本良的小老婆子，又滑又刁的刘副官扮成马夫逃掉了。事后，杨靖宇将军说：“刘大绝户脱了头着，脱不了二着，早晚得把邵本良这根台柱子给他拔掉！”所以，这次到热水河子掏团部，虽然没掏到邵本良和樱井教官，却意外地把杀害过不少红军俘虏的刘大绝户拿获了！

杨靖宇将军带着我们，一到江北，就进了柳树趟子，那里有一棵老山梨树，树干挺粗的，我们把刘大绝户上衣扒掉，让他袒胸露背，两臂反绑在树干上。军法处宣布了刘大绝户的十大罪状，判处死刑，立即枪决了。宣传班的同志在现场贴了不少传单。后来听老百姓说，那天刚放亮，旅长邵本良、日本顾问英俊、教官樱井骑马赶到现场，见到刘大绝户被处死在老山梨树下，两臂反绑在树干上，脑袋瓜子穿了个弹洞，胸口子上贴着一张传单，上有两行字：

汉奸走狗绝没有好下场

邵本良老狗也该如此

见到这些情景，邵本良气得一头栽下马来，两个鬼子官也惊得呆呆地发开了愣。后来听说，刘大绝户的尸体没人收，邵本良下令要士兵每人出钱凑份子办丧事，许多士兵说：“出钱吃喜猪行，决不给刘大绝户办丧。”

注① 据通化市鸭园公社东热大队社员梁丹亭（1980年75岁）回忆说：杨靖宇带红军逛街，是在三月三日小半夜，一点动静也没有，就把邵本良的骑兵五团指挥部占领了。邵本良和教官樱井因下半晌去通化开会没在东热水河子，所以他俩才算逃脱了。那天晚上，把邵本良的副官刘大绝户、殖产公司日本经理福岛力三，骑兵五团代理团长杨凤五，还有开杂货铺的崔掌柜的给绑走，临走才放了几枪。红军战士三号（有只眼睛坏了），由他散发传单，红绿纸印的，内容是全国民众都要起来抗日。有一份文件，是要大粮户交救国捐的，象布告，贴在临街买卖家的墙上。

4、出探通化城

打完东热水河子，杨靖宇将军带着我们移营到金厂子二市地。这个地方离伪通化县城十几里地。三月十号这天，杨靖宇将军找我交待任务，让我化装成个学生，到通化县城出探邵本良。杨靖宇将军对我说：“小王，我给你一个秘密出探任务，你进通化城里，到西关王家店去找王德裕（他是军部的一位指导员，同通化县中心县委联络），他告诉你什么事情，你都要好好记住，回来原原本本告诉我。你和王德裕的关系是亲兄弟，要兄弟相称）别叫旁人看漏了。”

我接受秘密出探任务，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心里蹦蹦跳跳，又是高兴，又是不托底。靖宇将军又嘱咐一些话，给我五

块钱的伪币，一套学生服。我挎个篮，趟着桃花水，到了二亩地北门，岗哨就盘问上了：“你家几口人？住哪？”我说：

“你管不着，我上通化找我哥回家来。”岗哨见我是个小 学生，也就没拦。我连蹦带跳地到了江南街，花了一角钱，买了一帽兜子花生，一边吃一边从浑江的冰面走过去，一接近城墙，心情紧张了起来。我穿街走巷，找到了西关路南的王家店，一查店簿，有王德裕，店小二就说没有。我觉得事怪，明明上面写着名，硬是说没有呢？店小二见我发愣，就指指后院，让我去问问。后院有个磨房，有一个媳妇在那推磨，她叫我去找她婆婆。他婆婆一把把我拉进屋里说：“小伙子，你大爷（指店主）叫小鼻子刚抓走，去打官司，你快走吧，你哥不会上这来了！”我只得蔫蔫地回到二亩地，向靖宇将军报告。杨靖宇将军说：“嘿哟，你去晚了。”第二天一大早，怕错过接头时间，靖宇将军早早打发我第二次进城，又给了我五块钱的伪币。我还是挎着那个筐，里边放了一串红辣椒，在二亩地北门，又遇上昨天站岗的那个兵。隔老远他就跟我打上招呼了：

“小嘎子又是进城找你哥呀？”我说：“嗯！昨天走晚了没找着，今天我爹还叫我去找他。”岗哨说：“小嘎子，快跑两步，到江南飞机场看看要落飞机了。你看呀，天上那不三架吗？听说是三毛司令来了，要坐镇通化，指挥那旅进山大讨伐呢。赶快跑几步，过了王八脖子（地名）就能看见了。”他说的还挺准呢，可不是咋的，等我跑到地方，看见机场上有不少人在迎接日本官呢。

快进城了，怕我自己心慌，又买了一包花糖球，一边走一边往嘴里扔，挺好吃，挺好玩。就这样手脚不吃闲地又到了王 家店，坐在炕沿上等着王德裕。

刚坐下不大会儿，来了一个戴瓜皮帽的学生，进屋来问

这问那，我不搭理他，可他还是缠着我。实逼无奈，我没好气儿地说：“找我哥，你也不知道他在哪，少管闲事！”这下说僵了，他一声不吱走了。我怕出事，他走我也跟在后边看看动静，发现不好时，就撒丫子蹿哇。

过了不大一会儿，那个学生又回来了，叫我出去，我不干。我怀疑他是来盯着我的。他看我坐着不动，悄悄地说：

“你要找的人，我知道。”嘿！真奇怪呀，他怎么会知道我要找的人呢！当时我和他约定好，必须拉开百步远的距离，他在前面走，不准回头看。他答应了之后，我远远跟着他，不一会儿到了城墙根下，看到了王德裕早等在那里。王德裕拉着我的手，象亲哥俩一样，进了城里东江春饭馆子去吃饭。我们找了个雅座，要了六个菜，要的酒，要的饺子，慢慢地唠，他附在我耳朵上告诉我：“你回去快告诉杨司令，通化中心县委被破坏了，昨天县委书记被敌人捕去了。”吃完了饭，我们趁天黑进了一座四合院，找到了邵本良六团的四连长，这个人是我们的内线关系。他告诉我说：“邵本良刚从奉天开讨伐会议回来，日本司令官三木少将也跟来了，还有军政部大臣于芷山，很快就要发动进攻。这一次，邵本良在三木面前夸下海口，说要在三个月内全部肃清东边道的抗日红军。为了达到这一点，日本司令官给了他一个迫击炮连，派飞机、派关东军配合行动，还调了两个团的兵归他指挥。”

我一听这情况，感到形势好严重。可是又一想，这两年邵本良和红军打仗，没一仗是赢的，邵本良这回和红军较上了劲儿，还不是老走狗自找死（屎）吃么！

在通化城里，不能再多耽搁，要连夜赶回部队。四连长说，二亩地是不好过，我打发人送你吧。王德裕也觉得我一个人走夜路不妥，他决定亲自和我回军部，同时把动员参加红

军的十几个中学生带走。由于时间仓促，中学生只跟出来两个。过了浑江，顺打柴道走认为是走了近道，结果走到高丽沟去了，回到军部见到了杨靖宇将军已经是大天实亮了。杨靖宇将军听完王德裕的汇报，留下了那两个中学生，给了王德裕四支手枪，让他继续回城里工作。

刺探通化敌情之后，军委连夜开会，首长们围着地图在研究对策。第二天便移营辑安（今集安）县境的头道崴子。又在二道崴子住了半个月，等候邵本良的军队出动。见邵本良仍龟缩城中，杨靖宇将军在二道崴子打了敌人的骑兵团团部和迫炮连、机枪连，俘敌约二百人。骑兵团长姓张，是于芷山的小舅子。杨靖宇将其骑兵多数歼灭，让张团长败回城里，给于芷山报信，迫使邵本良出城追击。由于采取这个办法，把邵本良牵出城来，一直周旋到本溪的赛马山区东部的梨树甸子，布下口袋阵加以消灭。邵本良夹在尖兵班里，脚后跟被流弹打伤，逃出重围。他的日本军事顾问英俊志雄脸上抹了血装死，才得逃归通化。

5、四道江大湾子之战

一九三六年农历五月底，我们从梨树甸子长途跋涉奔回通化县大荒沟。当时那里发生过了日寇血洗白家堡子事件。惠家沟、白家堡子的逃难群众见到杨司令，哭诉别后的悲惨遭遇。杨靖宇将军听了哭诉，也禁不住眼含泪花，来到爱国死难同胞就义的地方。我们大家站在杨靖宇将军的身后，见将军把军帽脱下来，我们和他一样，都脱帽默哀。随后，杨司令把军帽向空一举，喊道：“一定为死难的抗日民众报仇！”我们大家也一齐举手宣誓，复诵着誓词。

不久，在哈泥河上游和东北抗联第二军政委魏拯民带领